

李 伶 著

# 鸳 鸯 谷

李伶著

# 鴛鴦谷

中國文聯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鸳鸯谷/李伶著.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  
ISBN 7-5059-3156-3

I. 鸳… II. 李…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1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8) 第 28105 号

书名	鸳鸯谷
作者	李伶
出版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发行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发行部
地址	农展馆南里 10 号 (100026)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奚耀华
责任校对	李兰华
责任印制	邢尔威
排版	北京文籍激光照排厂
印刷	彩桥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1/32
字数	188 千字
印张	8、875
插页	3 页
版次	1998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300 册
书号	ISBN 7-5059-3156-3/I · 2387
定价	16.8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



### 作者简介

李伶，男，1940年生于江苏句容市唐庄村。1961年参军，现为第二炮兵政治部文艺创作室主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有长篇纪实文学《杨虎城的密使》、《青山垂虹》、《狼烟》、《惊世鼙鼓》、报告文学集《悲壮的女性》、长篇小说《鸳鸯谷》、电视剧《泽国晨钟》（上下集）等约250万字。多部中短篇获奖。

悲剧引申的喜剧，耐人寻味。

——卷首絮语

# 目 录

第一章	鸳鸯坟	.....	(1)
第二章	狼头祭	.....	(39)
第三章	哀兵志	.....	(61)
第四章	天河泪	.....	(89)
第五章	实心秤	.....	(117)
第六章	黑旋风	.....	(142)
第七章	死亡谷	.....	(166)
第八章	姐妹花	.....	(215)
第九章	裸体濯	.....	(248)

# 第一章

## 鸳鸯坟

(1)

东方未晓，高排长的呼噜声突然停了。醒来头等大事：思考今天的坑道对接。

大中小三种钻杆全部抬进了坑道；擦拭一新的十二台风钻机完好无损地摆在作业面上；渣石业已清除；扒渣机换上了新齿轮，忒灵光；堵缝的泥团是新和的，柔性好，韧劲大；备用的导火索和雷管是从仓库里新领的……这一幕幕“电影”过完之后，一张姑娘的笑脸出现在他那思绪的屏幕上。枣花来了，她是应全连同志的呼唤而来的。

按回电所言，枣花早该进山了。因此，她的未婚夫铁锤班长天天去县城迎接，一连两天扑了空。咋不见火车进站呢？车站上说，省城夺权了，两派势不两立，武斗了，打起来了，划地为牢，硬是不让火车通过。今天是第三天，会休战吗？万一枣花来了，没人接怎成？铁锤抽不出身，别人都不认识，出了差错如何是好？

他灵机一动，似乎在人头如潮中看到了高举过头的接人广告，于是，他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敏捷地穿上衣服，走到三屉桌前取过笔墨，在一块标语牌上写了“枣花”二字。

就在这时，铁锤在他面前出现了。

他是来请假的，看到这情景，便把要说的话咽了回去，不解地问：“这……”

高排长说：“本想起床后找你的，来得正好，坐吧，坐下说。”

“看来，有任务？”

“是啊，竞赛方案变了，连里不准选拔尖子，一律由建制排上阵，一班打眼，二班爆破，三班出渣，全是一排的戏。连长说了，全连荣誉看一排，一排关键是一班。你是全团有名的风钻手，团长为你戴过花的，在这节骨眼上，你这一班长……”

“我懂，我不走。”

“所以，我想让连里派人去车站举牌子。”

“用不着。一呢，火车没个准，哪巧上午会来呢？这二呢，我在信上说了，让她喜鹊窝下等着。”

“喜鹊窝？”

“是啊，去年进点，你发电报召我，不是让我在喜鹊窝下……”

高排长笑道：“想起来了，这主意不错。完事后，骑连部的自行车去，我陪着。”

“你也去？”

“不欢迎？”

“哪能呢！排长亲自去接，俺枣花不知多高兴呢，早就说啦，要不是你高排长，那锄头还在地上拖着呢！如今坑道贯通，全连同志要为俺俩举行婚礼，多大的造化，这头一杯酒该敬你呀！”

“嗯，好好干，把红旗扛回来！来它个锦上添花，喜上加喜！”

## (2)

上午八点半，一连和二连，两个绿色方阵，规规矩矩地出现在野狼谷的一块平地上。这里地势虽说不高，却能在仰视中看到坑道的两个洞口，团部让两个连队在这儿集合，体现了公平竞赛、不偏不倚的铁则。

队伍整理完毕，主持竞赛的团工程股龚股长像宣布作战命令那样，以简洁的语言对大家说：

“课目：坑道对接爆破比赛。请稍息！”

队伍立刻成稍息姿势。

“方法：两个连队的第一排，轮流爆破，各点一炮，谁先贯通坑道，谁得第一。

“要求：一班打风钻，二班装药施爆，三班出渣，每个循环，不得超过两个小时。放炮之后，要隔十五分钟，方可进入作业面。谁钻头一杆呢？大伙说！”

“抓阄！”众人回答。

“对，抓阄。”他一抬头，朝队伍大声喊道：“请二位连长到前边来！”

他弯腰掐了两根草阄，说：“一长一短，抓着长的打头炮！现在，请二位连长来抓阄。”

李连长刚刚挪动脚步，一连队伍里有人嘀咕开了：“糟了，咱连非吃亏不可！”

“为啥？”

“咱们连长是出了名的‘三大一小’：脚大走四方，手大托天堂，个大扛大梁。可惜嘴小，命不好，没福，保准抓不到头阄！”

“胡说，咱连长，命好着呢，没听说嘛，嘴大吃砻糠，嘴小吃猪羊哪！”

“那是女人，樱桃小嘴，福气大，吃猪羊；男人呀，吃砻糠！”

“吃猪羊！”

“吃砻糠！”

两人正在抬杠，李连长抓着了头阄，于是全连同志拍起巴掌来。

李连长正想说什么，龚股长在主席台上说：“连长指导员不准讲话。两位排长把队伍带开，现在开始计时！”

高排长把三个班带到一连负责的坑道A口，对大伙说：“抓了头阄，都喜上了，是不？”

三个班齐声回答：“是！”

“是个屁呀！”高排长生气地说，“难道大伙都忘了，咱们工兵团，大军南下开过道，抗美援朝挨过炮，中越边境架过桥，世界屋脊撒过尿，古长城上还出过操呢！无论走到哪里，安全生产头一条。坑道对接，搞不好伤人的，团里边肯定留出了足够的安全系数，对接险区，少说三米以上，一杆钻得透吗？抓了头阄，不见得是好事，大家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万一大红花让二连抢走了，咱们不能丢风格，巴掌照样拍，越响越好，听到没有？”

“听到啦！”众答。

“这还差不多！下面，一班掘进，各班带开！”

二班、三班带走了。铁锤站在班长位置上，不慌不忙地对大家说：

“今儿打风钻，关系全连荣誉，使劲打，一律长杆，十二人一齐上，大刘、小刘和大虎挂顶（打最上边一排的高眼），我和副班长中心开花，其余的打底、挂边，听清楚没有？”

“明白！”大伙齐答。

“下边请排长指示！”

“不算指示，”高排长说，“强调一点，你们这中心开花，很重要，炸开脸盆大的口子就算，注意锣声，我给你们当安全员。去吧，等你们的好消息！”

### (3)

四十分钟后，十二眼深孔钻成了，铁锤等十二人跑步撤出坑道，躺在半山腰上，口罩一扒，使劲地呼吸新鲜空气，好几分钟后铁锤才说：“没把人憋死！”

冒着坑道里浑浊尘烟，装填手们冲向作业面，将香肠式的火药一节一节地塞进孔里，然后插雷管，塞胶泥，连接导火索，完成了爆破前的一切准备。

山腰上挂起了小红旗，所有的人员撤向安全地带。除了指挥组那只双铃马蹄表“噏嚓噏嚓”地履行职责，整个野狼山谷鸦雀无声。

高排长在洞口升起点火放炮的请示旗。

指挥台上的龚股长摇起了三角形彩旗，这是允许点火的命令。

高排长得到回音，迅速跑进洞里，点燃导火索，然后一

一阵捷跑，躲在洞外的山岩旁。半分钟后，山荡了，地晃了，随即传来一阵巨响，惊飞了山缝缝里的好几只燕雀。

山谷死一般寂静，每个人的心里都在猜测：“也许炸通了，否则，威力怎么这么大？”有的则在想：“可能没贯通，咋就老是闷着烟呢？”

十分钟后，二连那头传来呼喊声：“没通，连个口子也没有！”

为了防止哑炮潜伏，又过了五分钟，龚股长才命令道：“二连上！”

#### (4)

二连连长的胸脯一下子鼓高了，说话的腔调也拉长了。他对本连的风钻班班长说：“天有神助呀！该咱们了，说说，咋干？”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风钻班班长胸有成竹地说，“我估计，这道隔墙厚不出两米，看来，胜券在握啦！两米也罢，半米也罢，我这一米八十的钻杆一转到底，莫说它是石头，就是铜墙铁壁，也会炸个落花流水！”

“嗯，仗叫你越打越精了！”连长满意地拍拍部属的肩膀。

经过一番忙碌，二连的这一炮点响了，咋就没有寻常那地动山摇的感觉呢？那声音咋就没有爆破之味呢？

人们走进坑道，真奇怪，坑道里既无尘埃，也无硝烟。尤其是作业面上，依然是老样子，没有一点渣石。焦乎乎的十来根导火索，电话机插头似的，牢牢地塞在钻孔里。二连的同志呼喊着：“炸药不合格，不算数！”

龚股长瞪大了眼睛，对大伙说：“冷静！请冷静！哪有这等怪事，同一批炸药，一个地动山摇，一个毫无威力，可能吗？”

“事实就是这样，你要尊重事实嘛！”二连的同志仍在不停地叫嚷。

高洪奎排长对铁锤班长使了个眼色，轻声地说：“看到了？”

“看到什么？”

“成功的妈妈。”

高排长轻轻给了他一拳：“鬼灵精！”

又该一连打眼了。铁锤班长带着全班同志跑进坑道，对正在出渣的三班同志说：“别忙啦，剩下的渣石，正好填脚！”

有人已经开动钻机挂高眼了。铁锤班长命令道：“慌什么？给我停下！”

风钻手们端端正正地站在作业面前等待班长讲解注意事项。

“大伙记好了，在同一个地方跌跤的人，是世上真正的傻子，我们不能当这样的傻子。这一循环，要特别注意吃石尺寸。我命令：卸下一号杆，换上二号杆。记好尺寸：中心一米三十，边眼一米二十，这是界限，只能浅，不能深。现在，开始行动！”

不到半个小时，十二眼孔钻好了，铁锤逐一测量了深度，这才满意地下了命令：“撤！”

仍像第一循环那样，二班的装填手跑进去，装炸药，安雷管，堵胶泥，做好了破爆前的一系列准备工作。

导火索点着了，着燃点哧哧地冒着青烟，按照固有的速度向雷管靠近。

又是“轰隆”一阵巨响，山摇得特别有力，地颤得加倍够味，四五级的西北风，从二连坑道的B口吹进去，卷着浓烟尘，从一连的A口冒出来，好利索，好痛快呀！

这表明，空气对流了，坑道贯通了。

龚股长连忙向团部摇通了电话：“胡团长吗？野狼谷1号坑道贯通了！”

“几个循环？”胡团长问。

“三个。”龚股长答。

“哪个连夺魁？”

“一连。”

“主攻手还是那个铁锤？”

“是的，就是那个铁锤班长。”

“好，全连大红花，外加肥猪一头，马上兑现！”

这里说的铁锤班长，就是狄垂班长，他是全团第一流的风钻班长，去年年终庆功会上，胡团长为他发奖状，见他长得特别结实，亲昵地给了他一拳：“你叫狄垂，简直是铁锤嘛！”从此，铁锤成了他的通用名。

两个连队像比赛刚刚开始那样集中在指挥台前。龚股长宣布了团部的奖励决定，一连的同志发出了雷鸣般的掌声。龚股长也在台上鼓掌示意。

队伍中有人举手，请求发言。

龚股长一眼看出，那是铁锤班长，以为他要介绍经验，便主观地作了答复：“今天不介绍经验，以后再说吧！”

“不成！”铁锤跳到指挥台前的一块石头上，说：“不公平，

这样获奖不公平！”

这句话震撼了全体同志的心，最为惊讶的便是主持会议的龚股长，他想弄清楚这是怎么回事，便对铁锤说：“好吧，你说，怎么不公平，那口子难道不是你们炸开的？一头猪还嫌少吗？”

“不是这意思！”铁锤从容地说，“上级一根草，我们一件宝，谈什么嫌少呢？我说不公平，是为二连抱屈！”

二连的同志听到有人为自己抱屈，那股不服输的心情得到了慰藉，他们立刻沉静下来，想听听具体内容。一连的同志也觉得奇怪，明明这荣誉是硬碰硬地干出来的，你铁锤的胳膊肘子怎么朝外拐呢？

铁锤没有留意任何人脸色，继续说：“二连败就败在不知深浅上。只顾打眼，把墙穿透了，漂了味花，这就为我们提供了经验。说实话，这一炮，就是从他们的钻孔里得到尺寸的。平心而论，二连在这场竞赛中是有重大贡献的，咱们的荣誉花、大肥猪，应该分一半给他们。”

一连的同志没有人鼓掌赞同。

铁锤见大伙对这个“妈妈”还不接受，便用平和的语气对一连的方阵说：“试想想，咱们李连长，倘若抓的不是头阄，而是第二阄，我们的钻杆会不会在一米三十上止步？我们搞了那么多工程，从来没搞过坑道对接工程，谁也没有先见之明，因此，一连这次夺魁，既有主观努力，也有客观上的偶然性，这层窗纸，不把它捅破，我这风钻班长总觉得有愧！”

李连长带头鼓掌！

高排长热烈鼓掌！

一连全体同志心服口服地跟着报以热烈掌声！

二连的连长领着全连高呼口号：“向一连学习！向一连致敬！”

龚股长被这场面感动得不知说些什么。他让两个连队拉歌竞赛，腾出空隙向胡团长再次摇通了电话。

两支歌刚唱完，龚股长便兴高采烈地回到主持人的位置上。他招招手，会场安静了下来。

龚股长说：“刚才，我把这里的情况向胡团长作了汇报，胡团长让我转达团党委的意见：一、一连和二连，不仅出色完成了国防施工任务，还锻炼和造就了铁锤这样的好兵，可喜可贺！二、一连和二连共同努力，1号坑道提前三个月贯通，同戴红花，同受奖励，每连一头大肥猪！”

野狼谷沸腾了，戴着大红花的战士们各个映红了脸，他们欢天喜地地抬着铁锤班长，沿着坑道前的小河尽情游谷。欢呼雀跃之中，人们将他抛上抛下。这时，铁锤像只小船，在大海的波浪中任凭颠簸。

高排长那洪钟似的嗓子吼叫着：“放下，快放下！火车进站3小时啦！”

## (5)

枣花早已出现在A城车站上，她左手提着小布袋，右手拎着帆布蓝提包，左望望、右看看，没发现“一身绿”。她朝外走，出了车站，一眼发现筑有喜鹊窝的电线杆，这是垂哥嘱咐的联系点。她走到喜鹊窝下，放下包包，耐心地等待着。左等右等不见人影，心里犯起了嘀咕：“垂哥信上说，这座城，九十九条街，七十一座楼，该很大呀，哪能这么小呢？莫非

弄错了？”

一位大嫂，赶着一群羊，从喜鹊窝下经过。

枣花拎起帆布包，指着信封上的地点问道：“大嫂这是 A 城吗？”

“是啊，人有冒名的，县城就一个，错不了！”大嫂活泼开朗，非常健谈。

“哪有九十九条街，七十一座楼呀？”枣花心生疑窦。

那女人笑道：“傻妹子，要你呢，这是全国最穷最穷的穷地方，山大县城小，九十九条街，那还不成了大上海呀，七十一座楼，做梦呀？”

“不对！”枣花自信地摇着头，“垂哥信上明明写着，九十九条街，七十一座楼嘛！”

那女人格格地笑了起来，说：“你朝这县城看，几条街？”

县城在她眼里一览无余，散乱的小平房排列在黄沙碎石铺砌的街道两侧，莫说第二条街，就连个稍深的胡同也难找呀。因此，枣花回答说：“一条街呀！”

“几座楼？”

“没楼呀！”

“细看看，飘红旗的……”

“看见了，一座楼，两层的，比咱公社的办公楼还矮一层呢！”

“这就对啦，你垂哥没有说错，就是（九十）一条街，其实（七十）一座楼！”

“噢，花着肠子哪！”枣花的酒窝里装满了微笑，“垂哥真逗！”

“这姑娘，一口一个垂哥，当兵的？”